

魔戒

(指环王)

双塔奇兵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

魔戒

(指环王)

双塔奇兵

[英国]托尔金 著 姚锦镕 译 郭少波 校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戒(第二部):双塔奇兵/(英)托尔金(Tolkien, J.R.R.)著;姚锦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4

书名原文: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

ISBN 7-80657-266-X

I. 魔… II. ①托… ②姚…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4733号

Copyright © 1954 by J. R. R. Tolki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48号

封面图画授权: Artwork © Greg & Tim Hildebrandt (All Right Reserved)

FOR ORIGINAL HILDEBRANDT ART AND COLLECTIBLES VISIT -

<http://www.spiderwebart.com>

书 名 魔戒(第二部):双塔奇兵

作 者 [英国]托尔金

译 者 姚锦镛

校 订 郭少波

责任编辑 张遇

原文出版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曼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310千

版 次 2002年4月第2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266-X/I·228

定 价 (平装本)17.2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内页为特制淡绿色专用纸,请读者注意识别,谨防盗版

目 录

上 篇

第 1 章	壮士之死	3
第 2 章	罗翰骑士	11
第 3 章	聚歼魔怪	32
第 4 章	恩特起事	47
第 5 章	白衣骑士	71
第 6 章	王宫斗贼	87
第 7 章	浴血深谷	105
第 8 章	勇闯敌巢	119
第 9 章	土崩瓦解	134
第 10 章	舌战奸雄	148
第 11 章	魔眼妖石	159

下 篇

第 1 章	化敌为仆	173
第 2 章	死亡沼泽	188
第 3 章	莫都黑城	203
第 4 章	林中美餐	214
第 5 章	落日之窗	227
第 6 章	禁池捉鳖	245

第 7 章	岔路古像	255
第 8 章	蜘蛛山口	263
第 9 章	夺命洞窟	275
第 10 章	身陷魔穴	284

上 篇





第1章

壮士之死

阿拉贡加快步伐上山而去，不时弯下身去察看地面。可霍比特人走起路来一向脚步轻捷，就连这位“巡游者”也不易发现他们的脚印。但是到了离山顶不远的山径，有条小溪穿流而过，在湿漉漉的泥地上他终于发现了目标。

“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脚印。”阿拉贡自言自语，“弗拉多去过山顶，不知道他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可他又下山了，下来时走的是同一条路。”

阿拉贡犹豫起来。他很想亲自上山顶一趟，要是发现些蛛丝马迹，就能解开心中的谜团；偏偏时间又是那么紧迫。他猛地拔腿向前，一路上跳过块块巨大的扁石，跃上一级级台阶，往山顶跑去。到了山顶，他坐在高处极目望去。但见阳光灰暗，大地变得空濛而辽远。他从北方转过身去，又从南面转身向北，目力所及除了远山，一无所见。其实，这时有只大鸟如鹰一般在高空盘旋，正慢慢向地面落下，只是离他太远了，看不见。

虽说这时阿拉贡正在凝视远方，但他听力敏锐，能听到从山下河西树林方向传来的声响。他不觉惊呆了。那是阵阵喊杀声。可怕的是，分明听出其中有奥克斯刺耳的叫声。猛然间，伴着一声低沉的喊叫，响起一阵嘹亮的号角，群山震撼，空谷回荡，在咆哮如雷的瀑布上方汇成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是博罗米尔的号角！”阿拉贡喊道，“他有危险！”说罢一跃而起，匆匆沿着山径石级，快步下山。“老天！我今天可真倒运，做什么事都不顺心。山姆在哪儿？”

他跑着跑着，只听到呐喊声越来越响，而号角声越来越有气无力，越来越绝

望急迫。奥克斯的呐喊声又刺耳又凶猛,号角声戛然而止。阿拉贡跑下最后一道山坡,但是没等他跑到山脚,叫喊声也停了下来。他转身向左,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跑去,最后什么也听不到了。他抽出亮晃晃的剑,高喊:“伊伦迪尔!伊伦迪尔!”径直向树林冲去。

离帕斯嘉兰约摸一里处,阿拉贡在一块傍湖的林中空地上找到了博罗米尔。他背靠一株大树坐着,仿佛在休息。但是阿拉贡看到他被许多黑翎箭射中,手中还握着剑,但剑身在剑柄附近断开了。被劈成两半的号角丢在身旁。他的周围,横躺着众多的奥克斯尸体。

阿拉贡在他身旁跪下。博罗米尔睁开眼睛,挣扎着想说些什么,终于发出声来。“我原想从弗拉多那里把魔戒拿来,”他说,“对不起,报应啊。”他的目光落向身旁的敌人:至少有二十具敌人的尸体倒在那里。“他们,霍比特人,走了,还有人被奥克斯抓走了。我看他们没死,被绑走的。”他无力地闭上眼睛,停了片刻,接着说:

“永别了,阿拉贡!到米纳思蒂里斯去拯救我的人民吧!我被打败了。”

“不!”阿拉贡握住对方的手,吻着他的前额,说道,“你打败了敌人。没有人取得像你这样辉煌的胜利。放心吧!米纳思蒂里斯决不会落入敌人手中!”

博罗米尔微微一笑。

“他们是从哪条路走的?弗拉多是跟他们一起走的吗?”阿拉贡问。

但是博罗米尔再也没有开口。

“天哪!”阿拉贡道,“德内豪的继承人,‘警卫堡’的王侯就这样去了!这真是悲惨的结局。如今魔戒队正在分裂,是我没有完成使命。我辜负了刚多尔夫对我的信任。现在如何是好?博罗米尔托付我去米纳思蒂里斯,那也是我向往的地方,但是魔戒携带者现在在哪儿?带魔戒的人又在哪儿?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完成使命呢?”

他跪了片刻,弯着身,握住博罗米尔的手,哭泣着。这时莱戈拉斯和吉穆利找到了他。他们从西山坡来,像捕猎一般蹑手蹑足,无声无息地穿过林木。吉穆利手握斧头,莱戈拉斯拿着长刀,但他的箭全用完了。他俩到了空地,一见这情景便惊呆了,悲痛地垂下头伫立良久。他们已经清楚所发生的事情。

“天哪!”莱戈拉斯走到阿拉贡身旁,说,“我们在林子里追杀了好多奥克斯。要是早些赶到这里就好了。我俩一听到号角声就赶来了……可还是迟了一步。恐怕你也伤得不轻吧?”

“博罗米尔死了。”阿拉贡说,“我毫发无损,因为我没跟他在一起。他是为保卫霍比特人献身的,当时我在山上。”

“霍比特人!”吉穆利高声嚷道,“他们在哪儿? 弗拉多在哪儿?”

“不知道,”阿拉贡有气无力地答,“博罗米尔死前跟我说奥克斯把他们绑走了,他认为他们还活着,没死。我让他跟着梅利和皮平;但我没问弗拉多和山姆是不是也和他在一起,来不及问了。今天事事不吉。现在该怎么办呢?”

“首先得料理死者的后事,”莱戈拉斯说,“我们可不能让他这样躺在该死的奥克斯当中。”

“那我们得抓紧,”吉穆利道,“博罗米尔可不希望我们多耽搁。要想让那些被抓的朋友活下去,就得赶紧去追奥克斯。”

“可我们并不知道魔戒携带者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阿拉贡说,“我们能不管他吗? 是不是先把他找到? 这下真叫见鬼了,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莱戈拉斯说,“反正眼下没时间,也缺工具,不能体体面面安葬我们的同伴,也没法造一座有模有样的大坟墓。石头坟堆倒是可以造它一个。”

“那也是件又费时又吃力的活儿。这儿不像湖边,附近找不到合用的石块。”吉穆利说。

“那就把他搬到船上去,连同他的武器和被他打败的敌人的武器。”阿拉贡说,“带他去劳勒斯瀑布,把他交给安达因河。安达因河会好好照料他的,至少不会让什么恶魔糟蹋他的遗骨。”

他们匆匆搜查了奥克斯的尸体,把他们身上的剑、盾和被劈得四分五裂的头盔一一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瞧!”阿拉贡大声道,“找到证据了!”他从这堆寒光闪闪的武器中拣出两把柳叶刀,刀身刻有金红两色的花纹。接着,又找到乌黑的刀鞘,上镶几颗小巧的红宝石。“这些不是奥克斯使用的武器!”他说,“是霍比特人的。毫无疑问,是奥克斯夺来的,但又怕留在身边,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武器都出自韦斯特内西人之手,上面附有莫都之灾星的咒语。如此说来,要是我们的朋友还活着,他们已手无寸铁。我把这些家伙拿着,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还给他们。”

“我呢,”莱戈拉斯道,“我的箭袋也已空了,我要把这儿的箭全带走。”他在武器堆和四周翻了翻,找到不少完好无损的箭,箭杆比奥克斯惯用的箭长些。他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阿拉贡看了看尸体,说:“据我对奥克斯的了解,这些人有不少不是莫都人,有的是北方人,来自雾山。还有一些挺陌生,瞧他们的装束,跟奥克斯一点儿也不一样!”

其中有四个士兵打扮的魔怪身材特别魁伟,模样凶狠,眼睛斜吊,粗腿大

手。四个人使的剑剑身阔阔的,短短的,与奥克斯惯用的短弯刀不同。他们的弓是紫杉木做的,形状和长度跟人类的弓相仿。他们的盾上绘着一种奇怪的图案:黑的底色,中央画着只白色的小手。铁头盔正面嵌着一个用某种白色金属做的S形,像如尼文字母。

“我从未见过这类玩意儿,”阿拉贡说,“它们说明什么呢?”

“S代表索隆,”吉穆利答,“一眼就看得出的。”

“哪能呢!”莱戈拉斯说,“索隆不会用小精灵的如尼文字母。”

“他也不用真名实姓,也不允许别人写出来、说出来。”阿拉贡道,“还有,他也不用白的颜色。索隆麾下的奥克斯用的标记是‘红眼睛’。”他想了想,“我看,S代表的是萨茹曼。”他接着说道,“伊森加德要兴风作浪,西方危在旦夕。刚多尔夫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叛徒萨茹曼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我们的行踪。看来他也知道刚多尔夫身遭不测。莫利亚来的追兵可能没被萝林的人发现,也可能是绕过萝林,从另一条路到了伊森加德。奥克斯行动迅速,但萨茹曼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挺多。你还记得那些鸟吗?”

“得了,我们哪有功夫来玩猜谜?”吉穆利说,“动手把博罗米尔抬走吧!”

“要是我们选一条正确的路来走,这个谜过后还非猜不可。”阿拉贡道。

“也许根本就没有正确的选择。”吉穆利答。

小矮人举起斧头砍下一些树枝。他们用弓弦将树枝捆起来,然后在扎成的架子上放上斗篷,用这简陋的棺木把自己的伙伴抬到湖边去,又从他最后一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中选出几件作为陪葬。这段路程并不长,但抬起来挺吃力,因为博罗米尔高大魁梧。

阿拉贡留在湖边照看棺木,吉穆利和莱戈拉斯匆匆赶到帕斯嘉兰去。帕斯嘉兰离这儿一里多路,不一会两个人就沿着湖岸急急忙忙划着两条小船回来。

“告诉你一件怪事!”莱戈拉斯说,“岸上除了两条船,再也没别的东西。”

“奥克斯到过那儿了?”阿拉贡问。

“看不出他们到过的踪迹,”吉穆利答道,“要不他们准会把船和行李全拿走,不拿走也会全毁掉。”

“到了那里我一定要好好察看一下地上。”阿拉贡说。

三个人把博罗米尔放到准备送他走的那条船中间,把灰兜帽和小精灵斗篷折叠起来,垫在博罗米尔的头下,梳了梳他黑色的长发,捋到他的双肩。他腰间的萝林金腰带金光闪闪。他们又把他的头盔放在他身旁,裂开的号角、剑柄和剑身的碎片搁在他的大腿上;双脚下垫上几把敌人的剑。接着他们把船头紧

紧连在另一条船的船尾,然后把船向水面推去。三个人沿着湖岸悲伤地划着。船进入湍急的水道,过了帕斯嘉兰碧绿的草地。下午已过了大半,托尔布兰迪尔山陡峭的两麓泛着白光。船向南驶去,这时劳勒斯瀑布水汽弥漫,点点金光扑面而来,在眼前晃动。水流奔腾而下,轰声如雷,震撼着停滞的空气。

三个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举行了葬礼。博罗米尔安详、平静地仰卧在小船中。他们解开小船,小船躺在流水的怀抱里,往南漂去。阿拉贡他们划着桨不让自己的船漂走。在金色的阳光衬托下,博罗米尔的船慢慢远去,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突然消失了。劳勒斯瀑布仍在无休止地咆哮着。河流带走了德内豪之子博罗米尔,从此在米纳思蒂里斯再看不到他像过去那样伫立于晨曦之中的白塔楼上。但是后来,冈多还久久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那条小精灵之船漂过了瀑布,漂过了水花飞溅的水潭,载着他穿过奥斯吉利亚斯,经过安达因河多条支流的河口,在夜晚星光下进入大海。

三个伙伴默默地目送着他离去,伫立良久。最后,阿拉贡开口了:“白塔楼的人会来找他的。”他说,“但是他魂归高山大海,一去不复返了。”他说罢缓缓地唱了起来:

穿罗翰走大泽越过绿原
西风起徐徐来绕墙盘旋。
“哦,风儿你今夜带来什么,
高个儿博罗米尔可曾碰见?”
“他翻山越岭过溪涉涧,
跨过灰河迈入大漠荒原,
他没入茫茫北方黑暗,
号角在凄凄北风中呜咽。”

7

“哦,我伫立城头翘首西盼,
惟不见你从荒无人烟处归来。”

莱戈拉斯接着唱道:

南风吹过海口、沙地和山岩;
还带来海鸥声声呜咽。
“哦,南风你今晚带来了什么?”

公正的博罗米尔可在天边？”

“他身在天涯远在黑白海岸，

风暴肆虐下骸骨惨白。

流过大河去大海寻找归宿。

北风会将他的消息送还！”

“哦，大路通海空悲切，

却不见你从灰色南海归来。”

阿拉贡接着又唱道：

北风穿过王门飞瀑咆哮，

号角响彻塔楼凄清逍遥。

“哦，北风今天你带来什么消息，

勇敢的博罗米尔为何踪影全消？”

“他在视力之山奋战狂啸，

高傲头颅永垂鲜血洒抛。

残盔断剑伴他最后一阵，

金色瀑布是他最终怀抱。”

“哦，警卫堡一直凝视北方，

祝愿劳勒斯瀑布流淌直到天荒地老。”

他们唱罢便调转船头，顶着逆流奋力返回帕斯嘉兰。

“你把东风歌留给了我，”吉穆利道，“可我不会去唱。”

“可不是，正是这样。”阿拉贡说，“在米纳思蒂里斯他们任凭东风吹拂，可就是不去向它探听消息。现在博罗米尔已经上路，我们也得赶紧选好自己的去向才是。”

他不时俯下身子，快速而仔细地打量着绿草地，“奥克斯没来过这儿，”他说，“这我能肯定。这儿来来往往的脚印全是我们的。我不知道从开始找寻弗拉多以后，霍比特人有没有来过。”他说罢又回到河岸，朝一条汨汨流向大河的小溪走去。“这儿有清晰的脚印，”他说，“有个霍比特人蹚着水进了河，后来又回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你怎么解开这谜团呢？”吉穆利问。

阿拉贡没有立刻回答，只是转过身回到宿营地检查行李。“丢了两个包，”他说，“一个肯定是山姆的，因为他的包又大又沉。事情很清楚：弗拉多是坐船走的，他的仆人跟着他。我们不在这里时，弗拉多一定回来过。我曾在上山的路上碰到过山姆，要他跟着我；可他明摆着不愿意。他猜透了主人的心思，在弗拉多走前又回到这里来了。弗拉多知道要甩掉山姆可没那么容易！”

“可他干吗不声不响甩掉我们呢？”吉穆利问，“你说他这么做怪不怪？”

“这可说是勇敢的举动，”阿拉贡说，“依我看山姆做对了。弗拉多不愿让自己的朋友跟着他去莫都送死。但是他知道自己是非去不可的。他离开我们后发生了什么事，更使他克服了恐惧，坚定了决心。”

“说不定奥克斯追过来他才逃呢。”莱戈拉斯道。

“说他出逃，这没错，”阿拉贡说，“可我认为不是他怕奥克斯才逃的。”阿拉贡已想到促使弗拉多突然下决心匆匆出逃的真正原因，但没有说出来。博罗米尔临终时说的那一番话他一直闷在心头。

“得，至少有几点是明白不过了。”莱戈拉斯说，“弗拉多这会儿不在河的这一边；划走那条船的只能是他。山姆跟着他；拿走行李的只能是他。”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吉穆利说，“要么坐上留下的这条船去追弗拉多，要么徒步去追奥克斯。这两种办法成功的可能性都很小。我们已经失去许多宝贵的时间。”

“让我想想！”阿拉贡道，“但愿我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扭转今天这个倒霉日子里的种种厄运！”他沉默片刻，接着说，“我要去追奥克斯。我本来更愿意领着弗拉多去莫都国，同他一起走到底；可是要我现在去茫茫荒原找弗拉多，那就只好听凭那些被抓的霍比特人遭受折磨，送掉性命。我的良心明白告诉我：我已没法掌握魔戒携带者的命运。魔戒队已恪尽职守。不过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能撇下自己的伙伴。走吧！我们这就走。不相干的事全撇到一边去！我们得日夜兼程赶路！”

他们把第二条船拖上了岸，抬进林子里，把所有不需要而又拿不走的東西都藏在船下，然后离开了帕斯嘉兰。薄暮初降，一行人到达博罗米尔倒下的那片空地，很容易就找到了奥克斯留下的踪迹。

“你看这遍地狼藉的模样，除了他们，谁也干不出来。”莱戈拉斯道，“看来，长在地上的东西，即使不碍事儿，他们也要斩草除根，还以此为乐。”

“他们的动作倒挺麻利，”阿拉贡说，“都顾不得累了。过后我们兴许只能到荒原去找他们，那可难了。”

“好吧，追他们去！”吉穆利答，“小矮人的动作也挺麻利，体力也不比奥克斯

差。不过，要追到他们得费些时间，这不，他们早跑了好一阵子了。”

“可不是，”阿拉贡说，“我们都得拿出小矮人的韧劲来。走吧！管它追上追不上，我们都得盯着敌人的踪迹不放，如果被我们撵上，就有他们好看的了！我们的这一次追击必将成为小精灵、小矮人和大人族历史上的一项伟绩。快走，猎手们！”

阿拉贡像奔鹿般一跃而起，奔进林子。决心已经下定，他要领着他们不辞疲劳，飞速向前，湖畔的树林被远远甩在后面。一行人爬过了一道道长长的山坡，但见山坡峭壁嶙峋，在红色夕照下，显得暗黝黝的。夜幕降临了，三个灰蒙蒙的身影穿行在乱石岗上。





第2章

罗翰骑士

夜色更浓了。他们身后的树林里弥漫着团团迷雾，安达因河两岸笼罩在迷蒙雾气之中，但夜空晴朗，星光灿烂。清亮的月儿慢慢升上西方的天空，岩石投下一道道黑影。一行人已到了多石的山脚，脚步逐渐放慢，因为踪迹越来越难辨认。埃敏缪尔高地到了这里分成两道高低起伏的山梁，横贯南北。两山的西壁陡峭难行，而东面的山坡比较平缓，溪谷纵横，沟壑遍布。整整一夜，三个人手脚不停地在这片荒瘠的地带攀行，爬上了第一道山梁的最高处后，又从山的另一侧下到笼罩在黑暗中的逶迤弯曲的深谷。

拂晓前的山谷沉寂、清冷，三个人稍事歇息。前面的月儿已下了山，头顶的星光依然十分灿烂，第一道曙光还没有从黑黝黝的山梁后露出。阿拉贡一时没

11

了头绪，原来奥克斯的脚印一路朝深谷而来，可到了这里便无影无踪了。

“你看他们会向哪儿拐呢？”莱戈拉斯问，“猜猜看，他们的目标是往北直接去伊森加德，或范冈，还是往南去恩特沃什河？”

“不论他们的目标是哪个，决不会去恩特沃什河方向。”阿拉贡道，“除非罗翰国出了大乱子，萨茹曼的力量变得很强大，他们才会去罗翰国抄近路。我们还是往北找他们去！”

起伏不平的山梁间有条像石槽的溪谷，汨汨溪水穿行在谷底乱石间。他们的右面是一座兀起的悬崖，左面则是灰暗的山坡，在深夜里显得幽暗朦胧。三个人往北走了约摸一里路。阿拉贡俯下身子，在通向西面山脊的沟坎间搜索

起来。莱戈拉斯在他的前面不远的地方，突然间他叫了起来，其他人急忙朝他跑过去。

“我们已追到几个魔怪前头去了，”他说，“瞧！”顺着他指的方向，他们看见山坡下倒着几具挤成一团的尸体，起初他们还认为是圆石呢。那里一共倒着五具奥克斯尸体。他们身上留有多处很深的刀痕，其中两具被砍了脑袋。地面湿漉漉的，沾满污黑的血迹。

“又是个谜！”吉穆利大声道，“非到天亮才能解这个谜，可我们没时间等呢。”

“管它什么，反正不是坏兆头。”莱戈拉斯道，“奥克斯的敌人便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难道这一带山上还有人？”

“没有，”阿拉贡答，“很少有罗翰人到这儿来，再说这儿离米纳思蒂里斯很远。也许会有一些大人族到这儿来打猎。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那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吉穆利问。

“我看是奥克斯自相残杀。”阿拉贡答，“这些是来自遥远北方的奥克斯。你看被杀的魔怪中没一个带有奇怪标志的大个奥克斯。我想发生了内讧。这在可恶的魔怪中是常有的事，可能是为走哪条路争执不下。”

“要不就是为那些俘虏。”吉穆利说，“但愿他们不会在这儿送了命。”

阿拉贡把周围好大一片地方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丝毫厮杀的痕迹。一行人又继续上路。东方的天空已泛出鱼肚色。星星正渐次隐去，白蒙蒙的光亮慢慢露出。往北走不了多久，来到一道沟壑前，一条小溪在沟里蜿蜒，穿岩走壁，最后落到山谷。沟里长着一些灌木，两边有几块草地。

“好啊！”阿拉贡说，“到底找到踪迹了。缘溪而行，不正是发生内讧后奥克斯走的路线吗？”

于是他们立即转身，飞快顺着新路追下去。就好像晚上睡了一大觉似的，他们突然觉得精力充沛，在山石间快步前进，最后抵达灰蒙蒙的山顶。突然，一阵寒冷的晨风袭来，吹开了他们的头发和身上的斗篷。

转身望去，河对岸的远山抹上一层微光，天亮了。黑沉沉的山梁背后露出一轮红日。前方，西面还是个静悄悄、雾蒙蒙、朦朦胧胧的世界。但是，就在他们眺望的时候，夜的阴影已经消融，大地苏醒，气象改观：罗翰国辽阔的草地青翠一片；河谷里雾霭茫茫，微光点点；左面，三百里开外屹立着白山，蓝紫相间的光芒交相辉映。高入云天的山巅像块黑玉，覆盖着皑皑白雪，在殷红的晨光下斑斓璀璨。

“冈多！那是冈多！”阿拉贡高喊道，“但愿能在更幸福的时刻再次见到你！”